

# 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# 生死锁

## 生死锁(1)

我的好朋友陈长青，自从和阿尼密一起，夜探米端的神秘蜡像馆之后，一直下落不明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们的小朋友温宝裕最着急，几乎每天都要到陈长青的住所去一次，看着他回来了没有。

温宝裕有陈长青住所的钥匙，每一次去，他就留下一张字条：“一回来，立即打电话给我。”两个月下来，陈长青的住所之中，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字条。

陈长青下落不明已两个多月了，这真使人感到有点忧虑，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会不会发生了意外？

我也开始留意他的行踪，甚至和温宝裕两人，在他的住所之中，相当彻底地寻找了一次，以求找到一些有关他去向的线索。

找寻的结果，发现那个蜡像馆中的景象，给了他相当的震撼，大致上可以确定，他是在夜探之后的第二天离开的，去向不明，而目的，则是为了去探索蜡像馆中那些人像的来源——这一点，从他留在书桌上的一张纸上，用潦草的字迹，写着“这些人像究竟从何而来？”可以推测出来。

蜡像馆的秘密，那里早已解决了，陈长青显然是走错了路，因为米端和那女郎，根本未曾和他有过任何接触，那么，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

温宝裕起越来越焦急，我建议他去找一找小郭——郭大侦探的事务所，对调查一个人失踪的人，效率一向十分高，当天下午，小郭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：“你介绍来的那个姓温的少年人真有意思，他就如果我在三天之内，找不出陈长青的去向，就要砍我的招牌。”

我听了之后，大吃了一惊：“小郭，这小子，真做得出来，如果你的事务所的招牌是砍得坏的，我提议你赶快更换，免招损失。”

小郭在电话中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哪里需要三天，三小时不到，我已经有了结果。”

我十分叹服：“真了不起，早该来托你调查的，白为他担心了许久，这家伙在什么地方？”

小郭道：“他离开的日期是——”

我算了一下，那正是陈长青“夜探”之后的第二天，小郭又道：“航空公司方面的记录，他买了到那鲁去的来回机票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那鲁？就是太平洋上那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小岛？”

小郭道：“可不是，这小岛现在是一个独立国，有航空公司，岛上的大量鸟粪，是最佳的天然磷肥。”

我又呆了一阵：“陈长青到那鲁去干什么？”

小郭的声音十分抱歉：“真对不起，虽然我们的同行遍布全世界，可是……那地方实在……太小了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专门派人去找他。”

我心中十分疑惑：“不必了，在这样一个满是鸟粪的小岛上，我看他不见得会住得了多久，还是等他自己出现的好。”

放下了电话之后，我来回踱步，虽然我未曾去过那鲁岛，可是也知道那地方，除了肥料商人之外，谁也不会有兴趣去，何况一住两三个月之久。”

我把陈长青的行踪通知了温宝裕，温宝裕也讶异不止，道：“会不会是那个私家侦探，怕我去砍他的招牌，所以胡言乱语，搪塞一番。”

我对着电话大吼一声：“你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提议你母亲逼你进中药训练班去受训，好接管你家的家庭事业。”

温宝裕吓得连连吸气，对小郭的调查，总算不再怀疑。只是每隔一两天，就要和我在电话中讨论一下，陈长青究竟到那鲁岛去干什么，不胜其烦。

在这段期间，我另外有事情在忙着，一直等到在澳洲腹地的那个大泥沼边上，目击了那一双有着惊人发电力的双生子，驾着他们父亲当年留下来的宇宙飞船，破空而去之后才回来。（那一段离奇的经历，记述在《电王》这个故事之中。）

一进屋子，我看到一大叠温宝裕的留字：“陈长青回来了，他不知受过什么打击，十分可怜，快和他联络。”

老蔡摇着头：“这孩子，一天就不知多少电话来，烦都给他烦死了。”

白素也摇着头：“陈长青的情形有点不对，我已经把蜡像馆的事，详细对他说了，他只是听着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。”

我问：“他没有说这些日子在干什么？”

白素仍摇头：“他简直什么都不说，真难想象陈长青不说话。”

我也不禁骇然，是的，真难想象陈长青不说话，这家伙，平时话多得象饭光粥一样！如果他忽然之间变得什么话也不肯说，或是不想说，那自然一定有什么变故在他身上发生了。

我甚至连脸都不洗，就拿起了电话来，电话一响就有人听，那是温宝裕的声音，他大声嚷着：“哈，你回来了。”接着，又听到他在电话中对另一个说（自然是陈长青）：“卫斯理回来了。”

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形下，陈长青一定会立时把电话抢过去，向我罗嗦一番的。但这时，我听不到他发出任何声音，隔了一会，仍然是温宝裕在和我说话：“我们立刻来看你。”

他讲了一句，就挂上了电话，反倒是我，握着电话，发了片刻楞，才转头对白素道：“他的情形，真有点不对头。”

白素立时点头：“看看他来之后怎么样。”

我设想了几种情形，可是实在想不出什么来，连陈长青为什么要到那鲁岛这种小地方去，也想不出来，自然只好等他来了再说。

陈长青来得也比我预料中迟，通常，二十分钟，他就可以到，他是一个相当性急的人，做事不会拖泥带水，而且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，许久不见，他一定急于见我。

我和他的友情，是无可置疑的，在《追龙》这个故事中，他甚至代表我去进行生命的冒险。

可是这时，他几乎在一小时之后才来到，而且进来的情形，看了实在使人心凉。

白素去应门，门一开，就听到温宝裕大声叫嚷的声音，我立时出去，却看到陈长青是被温宝裕拉着进来的，看来，他自己根本不愿意来。

如果自温宝裕放下电话之后，一直是这种拉拉扯扯的情形的话，那么，一小时可以来到这里，温宝裕一定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
这时，温宝裕好不容易把陈长青拉进了门，陈长青却还想退出去，温宝裕的行动十分敏捷，一转身到了他的身后，用力一推，又将他推得向前跌出了一步，才算令陈长青先生在我住所的客厅之中站定。

看到了这种情形，我真的呆住了不知怎样才好，连招呼都忘记了打，我

的惊愕，不单是因为陈长青的态度，而且，更由于他的神情。

陈长青本身是一个对几乎任何事情都兴致勃勃的人，在以前有他出现的场合之中，都使人感到这一点。可是这时，他神情之落寞和无精打采，疲倦和提不起劲来的那种样子，简直令人看来心酸，说他这时的心境，像是槁木死灰，绝不算过份。

白素这时，在我身边经过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比上次我见他时，好像又严重了一些。”

我一面点头，明白白素的意思，叫我应该好好和他谈一下，一面仍然紧盯着他。

他象是有意在回避着我的眼光——如果真是那样，倒也好了，可是他又像是在望着我，眼光空洞而茫然，看起来，像是那是一双没有生命的眼睛一样。

我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请坐。”

这两个字一出口，我就知道说错了，以我和陈长青的稔熟程度而言，何必再说“请坐”这样的话？可是这也不能怪我，因为这时在我面前的陈长青，看来既然象陌生人一样，他又一直僵立着不动，那我说一声“请坐”，也是十会自然的事。

果然，我这两个字才一出口，陈长青的脸上，就泛起了一丝十分苦涩的笑容，喃喃的道：“请坐。”

我一之间，不知如何才好，温宝裕双手抓住了陈长青的手，拉着他到了沙发前，道：“坐下再说。”陈长青坐了下来，眼神空洞，声音也十分空洞地道：“是不是又要说：倒茶？”

我一听得他这样讲，不禁有点冒火，伸手直指着他，道：“喂，有一点你要弄清楚，不论在你身上真有什么事发生也好，还是你在装神弄鬼也好，要是你不把我当朋友，只管请便。”

在我这样说的时侯，在陈长青身后的温宝裕，急得不断向我挤眉弄眼，双手乱摇，如果他双脚可以离地的话，只怕连脚都会向我摇动。

温宝裕的用意，十分明显，是叫我不再说下去，以免刺激他。而我是故意刺激他的，陈长青这个人，有时有点……犯贱，刺激他一下，他会跳起来，和你争论。

可是这一次，我却错了，温宝裕是对的，陈长青眼睛翻了一下，懒洋洋地站了起来，一副没有睡醒的声音：“是吗？那就告辞了。”

看他的样子，他还真的想走，温宝裕早已跳起来，双手用力在他肩头一按，又把他按回沙发上，大声道：“卫斯理是说着玩的，你怎么当真的了？”

他说着，又望着我，连声道：“你是说着玩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焦急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本来，依我的脾气而论，我是决不肯说“是”的，像目前陈长青这种阴阳怪气，半死不活的态度，是我最讨厌的一种，走就让他走好了。可是，陈长青毕竟是陈长青，不是别人，所以，我居然忍气吞声，道：“当然是说着玩的！”

讲了之后，心中又实在有气，用力在茶几上敲了一拳：“陈长青，你究竟怎么啦？”

陈长青仍然那样懒洋洋地：“我？没有什么，你又叫又跳的，究竟怎么啦？”

我给他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温宝裕一面向我眨眼，一面却用十分沉重的声音道：“我看有一些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八成是——”

我在看他佻皮地眨眼之际，已然知道了他的用意，所以也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态来，不等他说完，已经接了上去：“八成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占据了他的身体。”

温宝裕点头：“或许是什么外星高级生物，侵入了他的脑子。”

我大声道：“是呀，传统的方法，是把他浸在一大缸黑狗血中。”

温宝裕立时接口：“先进的方法，是把他的头盖骨揭开来，看看他的脑部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。”

我又道：“有效的办法是，弄一把艾叶来，薰他全身三十六要穴。”

温宝裕大乐：“先从脚底的涌泉穴薰起。”

我们在胡说八道，陈长青本来早就应该跳起来大声责斥的了，可是他却仍然漠不关心，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们的话一样，坐在那里。

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仍然无法引他开口，我也真的束手无策了。

## 生死锁(2)

我们停了片刻，我决定采取另一个方法，索性当他不存在一样，只是对温宝裕道：“小宝，那一双会发电的双生子的事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？”

温宝裕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只知道蜡像馆的事，真可怕，我看有人是夜探蜡像馆吓破了胆。”

我挥着手：“那件事已过去了，那一对双生子，他们的父亲是外星人，他们有发电的能力，他们……”

我开始详细向温宝裕叙述“电王”这个故事，说得十分详细，那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故事，温宝裕听得入神，也暂时忘了陈长青的存在。

我一面说着，一面冷眼偷觑陈长青的反应，看到他虽然神情漠然，可是他不断眨着眼，而且眨眼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这使我知道，他十分留意我的叙述，而且也十分专注地在听。

这使我感到，陈长青那种半死不活、阴阳怪气的神态，根本是故意做出来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可是他分明被我的叙述所吸引，却又故意作冷漠之状，这一点可瞒不过我。

这至少使我知道，我现在采用的方法，可以有效。

于是我继续叙述，等到讲完，我才道：“小宝，这件事结束了，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谜团，你当然知道是什么。”

温宝裕立时道：“当然是那柄钥匙，那个杀手，要命的瘦子留下来的那柄钥匙，通过这柄钥匙，可能发掘出意想不到的秘密。”

我道：“是啊！瘦子留下来的地址，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地址，还提到了一只象牙盒子。”

温宝裕立时叫道：“不知里面有什么？”

我点头：“学校放暑假了？我走不开，你拿着钥匙，依址前去，看看可以发现什么秘密可好？”

温宝裕喜得搔耳挠腮，手舞足蹈，叫道：“好，当然好。”

我已经留意到白素在楼梯上出现许久了，这时，我向她一伸手，她一扬手，将那柄钥匙，向下抛来。

（我在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，便是和陈长青联络，在等候陈长青来到的那一小时中，我约略地向白素说了那一双会发电的双生子的事，也提到了“要命的瘦子”留下来的那把钥匙的事。）

（那把钥匙，就放在我的书桌上。）

（当我开始向温宝裕叙述的时候，白素一定立刻就知道了我的用意，所以，她早已把那柄钥匙，取在手中。）

（而当我看到白素出现在楼梯上的时候，一看到她眉梢眼角的那种神情，也知道她做了什么。）

（所以，到了最重要的关头，我一伸手，白素就立刻一扬手，把那柄钥匙抛了下来。）

（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，自然是我和白素，相互之间极度的了解，几乎已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才能形成的。）

白素才一抛出那把钥匙，我预料之中的情形，就发生了。只听得陈长青一声断喝：“且慢。”

随着呼喝声，陈长青像一只见了老鼠的饿猫一样，自沙发中直跳了起来，在半空之中，双手一伸，就接住了那柄钥匙——白素在早明白了我心意之后，抛出那柄钥匙之际，角度相当巧妙，恰好是在陈长青跳起之后可以接到的那个方位。

陈长青一接到了钥匙，落下地来，又大叫一声：“我去。”

这一切，全都是在两秒钟之内发生的事，等到陈长青叫出了“我去”之后，站定，他的神情真是古怪之极，一望而知，那是一个人在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后的一种后悔和尴尬。

我们三个人都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，不出声，陈长青看了看手中的钥匙，重重顿了一下脚，忽然骂我：“卫斯理，你真是魔鬼。”

我忍住笑，学着他刚才那种半死不活的神态：“我怎么了？我可没做什么。”

陈长青又重重地顿了一下脚，长叹一声“罢了罢了，千年道行，毁于一旦。”

我连笑带骂：“你在放什么屁？”

陈长青悻然（这时，他已经完全是我熟悉的陈长青了），瞪着眼：“你们懂得什么？我正在练一门功夫，眼看快成功，却叫你们破坏了。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候，非但狠狠地瞪了我和温宝裕一眼，甚至连白素也瞪了一下。

白素自楼梯上走了下来，笑着：“你在练什么功夫？练“不动心”的功夫？假装对一切事情，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漠不关心？”

陈长青一听，现出讶异莫名的神情来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在陈长青说什么“千年道行”和“练功夫”之际，我也还是有点莫名其妙的，但这时经白素一点破，自然也恍然大悟。我也笑着：“你这点道行，还说什么千年，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在故意做作，可惜你离“不动心”还差得远，一把钥匙，就叫你原形毕露了。”

陈长青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干眨着眼，隔了半晌，才又长叹一声：“不像你们想像那么简单，其中过程还真的曲折离奇得很。”

尽管他说得十分认真，可是这时，连温宝裕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，我和他哈哈大笑，白素也忍不住笑着，温宝裕一面笑，一面还绕着陈长青又叫

又跳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陈长青越是说得一本正经，情形就越是滑稽，所以谁也没有去留意他。

陈长青神情更怒，大喊道：“好，你们会后悔，我决定什么也不说，除非你们求我。”

温宝裕立时在他面前扮着鬼脸：“求你，求求你告诉我们，你什么时候看破红尘，削发为僧。”

白素温柔地责备着：“小宝，不能这样说，一个人真要是能练到凡事不动心的地步，那是人生中最高的修养，绝不简单。”

温宝裕连忙忍住了笑，连声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我仍然笑着：“不过这件事，由陈长青来做，总是滑稽一点。”

陈长青抿着嘴，一副不屑和我讨论一神情，白素道：“事实上，他做得很成功，小宝可以证明，我也可以证明。”

想起陈长青才进来时那种情形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：“是，我也可以证明。”

陈长青一听得我们这样说，高兴了起来：“真是，或许我的天性，很难练到这一点，天湖老人的孙女告诉过我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陡然住了口，神情有点怪异，温宝裕口快，立时问：“天湖老人？那是什么人？”

陈长青闷哼了一声：“只当我没说过。”

温宝裕还想追问，我道：“陈长青，你已经够滑稽了，别告诉我们你遇到了什么奇人。”

天湖老人，那是什么家伙？是长白仙之一？他的孙子又是什么人？”

陈长青一副不屑争辩的样子，温宝裕吐了吐舌头：“妈妈和训导主任的话有道理，武侠小说，真不能多看。”

陈长青扬起手来要打温宝裕，温宝裕逃了开去，叫着：“那柄钥匙是我的。”

陈长青恶狠狠地道：“先去问问你妈妈，是不是会给你去。”

温宝裕立时变得垂头丧气起来，我拍着他的头：“怎么，你也开始练“不动心”的功夫了？”

陈长青欲语又止，悻然道：“并不幽默。”忽然他又发起狠来：“卫斯理，别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有奇遇。”

我摊开手：“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”

陈长青用力“哼”了一声。白素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在追寻蜡像馆的秘密中，虽然走错了路，可是有了新的发现？”

陈长青看了白素半响，又望了我半响，才说了一句：“真是不同凡响。”

我知道他是在抑我而扬白素，我也不去睬他，只是道：“你练功不成，重堕凡尘，钥匙的事，就交给你了。”

陈长青叹了一口气，好像十分委曲的样子，忘了刚才他受不住我的故事的引诱，像饿猫一样跳起来把钥匙抢在手中情形了。

我笑着说：“人，总是照自己的本性来做人的好，何必硬练和自己本性不合的什么功夫。”

陈长青又叹了一口气，再一次现出欲语又止的神情。

这使我感到，他心中有点古怪的事，未曾说出来，可是我也知道，这时向他追问，他一定不会说，所以我只是道：“你在那个满是鸟粪的小岛上那么久，究竟在干什么？”陈长青扬起了头：“我已经说过，除非你好好求我，

我不会说。”

我作了一个悉随尊便的手势，道：“瘦子虽然死，不过他可能有同党，你的行动，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好，若是涉及金钱——”

陈长青怒道：“我不会吞没，我有的是钱。”

陈长青的上代十分富有，他有用不尽的遗产，这是我知道的，我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我是说，如果涉及金钱，而他有遗嘱的话，不妨照他的遗嘱去执行。”

陈长青点了点头，又问了我许多有关“要命的瘦子”的问题，温宝裕在一旁，垂涎三尺地望着陈长青，白素安慰他；“小宝，将来有的是机会。”

温宝裕唉声叹气，陈长青问够了，道：“我明天就出发，其实事情也不是很有趣，天知道我怎么那么没有定力，竟然上了当。”

我道：“别说没良心的话，一把钥匙，可能发掘出任何形式的秘密来。”

陈长青耸了耸肩，向门口走去，他来到门口之后，转过头，又一次出现欲语又止的神情来，然后向温宝裕作了一个手势，温宝裕道：“我等一会再走。”

我推了温宝裕一下：“走，我没空和你鬼扯。”

温宝裕现出一付委屈的神情来，陈长青却已打开了门：“事情发展如何，我会随时和你联络。”

他“砰”地一声把门关上，温宝裕和白素同时道：“他真的——”

### 生死锁(3)

看起来，老妇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个“寂寞的好人”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个杀手！这柄钥匙，或许就可以揭破这个杀手的一生的秘密。

陈长青没有说明瘦子的身份，老妇人仍在说着：“他竟然一下子付了我三十年房租，所以，就算他不在，我也一样把房间留给他的。”

陈长青心想，瘦子真是聪明，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里，花一点钱，令得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妇人替他看守着，那真是再妥当也没有了，比放在银行的保险库中，还要保险得多。

老妇人再问：“宗和先生他——”

陈长青随口撒了一个谎：“他很好，在澳洲的一个牧场中，逍遥得很。”

老妇人吁了一口气：“可是他曾告诉我，有人来的话，他就会有事。”

陈长青没有理会，又道：“那只盒子——”

老妇人道：“我不知道什么盒子，我看是在他的房间里，我领你进他的房间去。”

陈长青已经相当不耐烦了，忙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老妇人带着他，上了楼梯，到了一扇门之前，推开了门，那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卧房，窗子上挂着窗帘，所以光线十分柔和，房中的陈设相当简单，一张床，一张古式的写字台——有可以拉下来的半圆形的罩子的那一种，一列衣柜，一张安乐椅而已。

老妇人道：“宗和先生说过，来的不论是什么人，都可以随便使用这间房间，请使吧。”

她说着，就退了出去，并且顺手关上了门。

陈长青连一秒钟也不耽搁，他先托起了写字台的圆罩，又拉开抽屉，然后，又打开了柜子，衣柜中居然还挂着几套衣服，一股防蛀丸的气味。

十分钟之后，陈长青已经完成了寻找过程，实在没有什么可找的地方了，但是，却并没有那只瘦子遗嘱中所说的“镶有象牙的盒子”。

陈长青呆了一会，思索着应该怎么办。

他只知道有一只那样的盒子，至于盒子有多大，是什么形状，他一点概念也没有。

如果那呆盒子的体积相当小，是不是已被老妇人取走了呢？

可是在直觉上，那老妇人又不像是擅取他人物件的人。于是，陈长青开始第二次搜寻，这次他找得更仔细，还小心地敲打着柜壁，移开墙上所挂的两幅画——那细绿条的玻璃蚀刻，画是雷电交加下的荒野，看起来十分凄清可怖。

可是，在二十分钟之后，仍然没有发现。

陈长青不禁有点恼怒，咕哝着骂了几句，心想那可能是一个一生从事杀人职业者的最后幽默？在开他人的玩笑？就像金圣叹临被砍头之前，留下了“豆腐干和花生同吃，大有火腿滋味”的“秘方”一样？

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心中又陡地一动，为之凛然。他想到，瘦子是一个杀手，自然知道自己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杀死，能在他身上发现遗嘱得钥匙的人，十之八九就是杀死他的人（现在情形，正是如此）。那么，他是不是利用了人类的好奇心，而作死后的报复呢？

一只盒子，如果里面有什么古怪，要使开启这盒子的人死亡，那实在太简单了，至少，可以有一千种以上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把盒子藏在隐秘的所在，引得人在找到它之后，就急不可待打开它，这也是心理战术的方法。

陈长青想到这里，鼻尖有点冒汗，他推开了浴室的门，在洗脸盆前，用冷水淋了洗脸，当他抬起头来，看到洗脸盆上，墙上所挂的那只镜箱时，他呆了一呆。

镜箱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在镜子的左上角，刻着一个小圆圈，还用黑色涂在被刻出的小圆圈上，十分明显。而在那个圆圈中，反映出来的，是浴室的左首的一幅墙上的一小部份。

整个浴室，都铺着白色的方瓷砖，那一角也不例外，但为什么要在镜子中特别指出来呢？

陈长青转过身，来到了那幅墙上，那部份是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，他用力在那部份敲了两拳，发觉声音有点空洞，但瓷砖没有脱落。

陈长青反手在袋中取出了一柄多用途的小刀来——他身边总带着一些古怪的工具，那柄多用途的小刀，是他特别订制的，用途极广，此际无法一一细表，等用到它的时候，自会详细介绍。

他用那柄小刀，撬着那部份的瓷砖，不一会，就给他弄下了块二十公分见方的瓷砖来，果然，砖后面是一个空洞，而且，他也立即看见，在那个空洞之中，有着一只木盒子，在可以看到的一面上，镶着东方式的象牙图案！

## 生死锁（4）

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曾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等一等，你想到过盒子可能是杀手死后的复仇，那么，取出盒子的过程，也可能同样危险。”

陈长青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道“说一个老笑话给你听，有一个人，妻子



起作用，如果射出什么毒针，自然在水中，速度也大为减慢，就算是爆炸，总也要好得多。

他自然在这之前，也考虑过用最安全的方法去把盒子弄开来，例如找一个密封的地方，利用机械手臂去打开盒子等等。但是他却又追求刺激，也想考验一下自己的勇气和判断，所以，就采用了他的“妥善方法”。

自然，他还是十分小心的，他用他那柄多用途的小刀，在浴帘杆子上锯开了道口子，把那柄钥匙嵌进去，然后又设法把在水中浮起来的木盒子，用重物压在浴缸底部，持着杆子，把钥匙插进了锁孔之中，一插了进去，盒盖就往上弹了一弹。

由于盒子压着重物，所以盒盖并未打开来，陈长青又用杆子，把盒上的重物移开，盒盖才打了开来，那盒子里面，当真有着古怪，时面的空间，大约只有盒子大小的五分之一，是在盒子的中心，空间的四面，全是看来十分精巧的装置，隔着水看去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有两个装置之中，隐藏着闪着蓝殷殷光彩的利针，有的，隐藏着一根小铁管，也不知其中是什么东西。

陈长青看得有点心中发毛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才好，而就在这时，那盒子中心部份的空间之中，有一张折成方形的纸，浮了上来。

陈长青忙将之取了起来，打开，纸条上写着字，是“要命的瘦子”的字迹。

字条上写的内容如下：

“朋友，你有足够的智力找到这盒子，并有足够的勇气打开它，我很高兴，你会是适当的人选。这盒子，如果不是用钥匙，循正当的方法打开，盒中所有的杀人装置，都会发动，而用钥匙打开，则绝对安全。朋友，这里又有一柄钥匙，又有一个地址，你又必须凭你的智力和勇气，再作一次远行。你终于将会有什么收获，我无法告诉你，但十分希望你不要放弃。你要去的地方是——”

下面是一个地址，那是马来西亚西岸的一个十分著名的小岛：槟城。

陈长青看了之后，呆了半晌，伸手进水中，把另一柄钥匙，取了起来，那是一柄看来和原来可以打开那盒子的大同小异的一柄。

陈长青合上了盒盖，将之从水中取出来，他又把瓷砖贴了上去，然后，他略为移动了一下镜箱的位置。这样，那个空洞就不会再被人发现。

那个盒子之中，有着许多可以置人于死的装置，陈长青带着它，找到了陈岛和梁若火，在他们的住所之中，一面闲谈，一面把盒子放进壁炉之中，堆上柴火，烧了起来，烧得只剩下金属品。

他就是在陈岛那里，打电话给我的，在电话中，他表示要立刻到槟城去，而他在维也纳的经历，虽然相当简单，但的确要在长途电话里讲，是讲明白的。

陈长青和陈岛、梁若水的见面，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经历，陈长青在说起来的时候，兀自眉飞色舞，他道：“他们在从事人类脑部活动的研究，其实和我早些时日的奇遇，大有关连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又现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来。他曾经说过，要我求他，他才肯把他的那次奇遇告诉我，但我却不去求他，所以他虽然不断眨着眼，也拿不出别的办法来。

还是先来看看他离开维也纳，到了槟城之后的情形。

槟城也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地方，它的机场，甚至比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

的机场，更具规模。不过陈长青无心欣赏风景，据他后来说，他一接住了那柄钥匙起，心中就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感到这柄钥匙，不但和一桩十分神秘的事情有关，而且和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他更说，他这种飘忽而不可捉摸，但是的确又曾发生过的第六感，更可以推前到他听我讲述有着这把钥匙的时候。要不然，以他正在锻炼“不动心”的功夫的人。绝不可能被我的话，打动了他的心云云。

陈长青这个人，有时讲话，不免夸张，可以不必详加研究，但是他的确十分认真，十分心急，而且真的感到这把钥匙，会和有一定的关连，这是可以相信的。

至于何以来自一个世界排在首三名的职业杀手的一柄钥匙，竟然会和陈长青有关连，这一点，他也说不上来。当他提及他的第六感时，我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相询，当时我们正在对饮，他双眼一瞪，哼地一声，晃动着酒杯，道：“世界上，甚至宇宙间，任何看起来全然没有关连的人、事、物，在某种情形下，都可以发生关连，有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，在运行操作这种关连。”

我一面鼓掌，一面道：“试举例以说明之。”

陈长青呷了一口酒：“我才喝了一口酒，酿酒的葡萄，和我有关连吗？种葡萄的人，酿酒的人，和我有关连吗？做这酒杯的人，和我有关连吗？可是当我喝这口酒时，他们就和我有关连了，为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
我不禁对他大是另眼相看，因为他那一番话，的确是不容易反驳的，所以，我也只好姑且相信了他当时确然有这样的第六感。

陈长青在当时，也全然不明白自己何以有这样的感觉，他只是在一种飘忽的感觉之中，觉得这柄钥匙，槟城之行，对他来说，十分重要。

所以，他一下机，立时就召了车，直赴瘦子留下来的那个地址。

计程车经过了一些什么地方，他也无心细究，只是有一些空地上搭了戏台，正在锣鼓喧天地演酬神戏，给他的印象很深。

不到半个小时，计程车在一条巷子上停了下来，司机指着那条狭窄的巷子：“你要去的地方，就在这条巷子里，车子驶不进去，你只好在这里下车。”

陈长青向那条巷子看了一眼，巷子确然很窄，而且十分阴暗，他心中感到很奇怪，“瘦子”的杀手生涯不俗，何以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这样的地方？不过他随即想到，这或者正是聪明之处，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巷子之中，谁能想到藏着一个大杀手的秘密呢？就像是维也纳的那街道一样。

他下了车，走进了这条巷子，巷子上有一块十分残旧的牌子，写着这巷子的名称，正是“瘦子”留下的地址。他一走进巷子，就觉得这巷子十分怪。

一般来说，狭窄的巷子的两旁，自然都是不起眼的屋子，那一定不会是富有人家居住的所在，一定有着不论在什么地方的陋巷所有的特色。

可是这条巷子的两旁，却全是相当高的墙。那还是很考究的一种高墙，墙头有着中国式的檐瓦，那种接近黑色的深灰，在檐瓦的瓦缝中，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草，墙身上的白垩，有很多处已经剥落，长着相当厚、绿油油的青苔。

陈长青很难想像，高墙后面是什么性质的建筑物，看起来，像是寺庙，或者是祠堂、会馆这一类所在。

陈长青也没有多加留意，因为他的目的地，是那个地址，他很快就发现，在巷子的中间，有着一扇门。那是整条巷子中仅有的一扇门。

门相当窄，漆着暗绿色的、厚厚的油漆，看来并不起眼，当陈长青在门前站定，肯定了自己就是要利用那柄钥匙把这扇门打开之际，他心中也不免有点紧张。

因为钥匙原来的主人，“要命的瘦子”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职业杀手，进入这扇门之后，会发现什么，实在令人难以预料。

而且，巷子两旁的高墙，看来古老而神秘，也像是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一样。

他先伸手在门上摸了一下，触手有清凉的感觉，那扇门是金属制造的，而且看起来，也十分坚固结实。陈长青已取了钥匙在手。地柄钥匙，并不普通，是通过磁性处理，绝难仿造的那一种，而且，一定要有同样经过磁性处理的锁，与之配合。这样现代科技尖端的产品，和这条看来又古老又阴暗的巷子，十分不配合，给人以一种怪异的感觉。而更令陈长青讶异的是，当他在通常的位置找锁孔之际，他发现门上根本没有锁孔。

门上根本没有锁孔，那么，有了钥匙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金属制造的门，表面上十分平滑，也没有门柄，他用力推了几下，门一动也不动，他又大力敲打了一会，铁门发出一种相当闷实的“砰砰”声，显示这扇门相当厚，厚实得陈长青在敲打时，有如在敲打一座巨大的保险箱的感觉。

陈长青敲门的目的，自然是希望会有人来应门，但在十分钟之后，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时，他只有两个选择，其一是走出巷子去，绕着高墙，另外去找入口处，因为这扇在巷子中的门，看来只是一扇门，应该另有正门的。另一个办法，就是假定门上有锁孔，不过相当隐秘，他要设法把隐藏的锁也找出来。

## 生死锁(5)

陈长青在事后，向我详细说起他的经历之时，在讲到这时，他停了一停，问我：“如果换了是你，卫斯理，你会怎样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我会先打锁孔。”陈长青点头：“我也是。”

我又道：“可是，由于就算找不到锁孔，还可以去找正门，所以，寻找锁孔的行动，不会太仔细，多半不会成功，对不对？”

陈长青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对，我找了大约十五分钟，没有发现，就放弃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这是很正常的。”

陈长青花了十五分钟，没能在门上找到锁孔，就穿过了巷子。等他出了巷子之后，他才发现，两旁的高墙，是属于同一列建筑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初在建造的时候，要留下这样的一条小巷。

（后来，他才知道，这是中国旧式建筑物中的一个特色，实际上有着防火的作用，也可以使整个建筑物，看起来不是那么呆板。）

他出了巷了，向右走，绕过了两个墙角，就到了相当宽阔的街上，同时也看到了正门，正门很大，而且已根本没有门，只是一个入口处，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热闹得很，和那条巷子的阴幽，全然不同，陈长青立即发现，那是一个市集，有着各种各样的摊档，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买卖。

原来的建筑物，已不存在了，可能是一座庙，因为还有着石头台阶，这

时，台阶上坐了很多，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购自摊子上的各种食物。一看到这种情形，陈长青不禁发怔，在触目可及的范围内，除了高墙之外，根本没有别的建筑，有人摊贩搭起来的简陋的棚架而已。

既然没有建筑物，那么，就算打开了小巷中的那扇门，也只不过是进入这个市贩云集的广场之中而已，“瘦子”是在开什么玩笑？

陈长青首先想到的是，“瘦子”安排的那柄钥匙，是很多年之前的事，譬如说，二三十年之前，而在这些日子中，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“瘦子”并不知道。

但是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一来，这种磁性处理的钥匙，是近五年来才出现的新科技，二来，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杀手来说，一定行事计划周详，心细如发，绝不可安排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之后，几十年不来察看一下的。

陈长青知道，其中一定还有自己想不通的关键所在。他杂在人群中，向高墙走去，当他来到墙前时，发现靠墙处，堆满了各摊贩所堆放的各种杂物，十分污秽不堪，有一道明沟，贴着墙，沟中全是油汪汪的污水，气味也十分难闻。

而陈长青也立时看到了那扇门！

那扇门在小巷中看来，油漆还相当新，但是在另一面，看来锈迹斑驳，十分残旧。在那扇门的旁边，是一个凸出约有一公尺的柱子，正方形，和墙一般高。

同样的柱台，在高墙上，至少有十来个之多，柱看得出是砖砌的，因为柱有破碎，红砖显露。这里的建筑，当年一定曾十分辉煌，但那可能是几百年之前的事情了。

陈长青又呆了半晌，心想自己料得不错，就算打开了那扇门，也不过来到这里而已，靠着门，还堆着许多杂物，如果不知究竟，一打开门，只怕还要被那些杂物弄得一头一脸，“瘦子”的这个玩笑，真可以说是开到家了。

陈长青在说到这里时，又问我：“卫斯理，如果换了是你，你是不是放弃了？”

看着他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知道他后来，必有所获，谁会回答“放弃”？陈长青有时笨起来，还笨得可以，我摇了摇头，懒得开口。

陈长青却还追问：“为什么？完全没有脑筋可动了。”

我道：“是你不动脑筋，而不是没有脑筋可动，你只要稍为想一想，就知道瘦子不会有心思开这种玩笑，一个职业杀手，生命每一天都在危险中，哪会和别人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瞪了他几眼，意思是只有像他那样的人，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。

陈长青没有留意，一挥手：“不要推测，要凭当时的环境去推理。”

我闷哼一声，他是在考我了，我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你曾说，在小巷中，你曾拍打了好几半响门？”

陈长青没有回答，立时瞪大了眼，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来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讲中了事情的关键，所以我不再说什么，只是作了一个请他继续说下去的手势。

陈长青无缘无故叹了一口气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
陈长青在当时想到的，是和我想到的一样的。

当他在小巷时，他曾用力拍打那扇门，觉得发出的声响，十分沉实，门像是十分厚一样。

不管如何，门后一个市集，有着许多人，他拍打了半天，一定会有人听到，作出反应，可是事实上，他拍门，却绝无回响。

这说明，小巷的那扇门有古怪。小巷的那扇门，和这时在他面前的那扇门，不是同一扇。

两样形状的门，如果相距极近，又隔着一道墙，除非有人可以同时看到墙的两面，不然，在感觉上，一定以为那是同一扇门。

这一切，自然全是“瘦子”的把戏，他使那扇门看来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即使经年累月关着，也根本不会有理会，而且绝不会有人关心如何打开它，看来就像是废物一样不起眼。

而内中自然另有乾坤，当时，陈长青也想到，奥妙自然是在那凸出的石柱上。

一扇门，可以通向之处，自然是空间，然而，空间可大可小，通向广厦，也可以通向一个十分小的空间，只能放下一个拳头之类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陈长青大是兴奋，他立时又回到了小巷中，来到了那扇门前，在他经过一个卖工具的小摊子时，他买了一柄小小的锄头。

他用那小锄头，在那扇门上，逐寸逐寸地敲着，这花了他大约半小时的时间，幸而小巷中十分僻静，一墙之隔，如同两个天地一样，根本没有人经过，不然，人家看到陈长青用锄头在敲门，一定会以为他发了什么神经病了。

小锄头敲着地敲着，发出来的声音，都是十分坚实的，一直敲到了左下角，近地面处，才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。陈长青是选择了右上角开始敲打的，所以一直到最后，才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。

这时，他不禁苦笑了起来，感叹造物主弄人，要是他一开始就选择左下角的话，那么，大约一分钟之内，就可以有所发现了。

他又使用他那柄特制的小刀，把那一部分厚厚的漆，刮了下来，就发出了锁孔，看起来，像是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，嵌在那水泥柱子之中。

这条巷子虽然冷僻，可是总也有些人来往的，可是再也不会有人想到，在这样的地方，会有一个小保险箱在，那可真可以说是隐蔽之极了。陈长青在这时，不禁想起中国长江以北的盐帮宝藏的故事来，盐帮有大量的黄金，藏在场州，人人都知道，可是即使在清兵入关之后，在扬州制造了大屠杀——历史书著名的“扬州十日”，也没有找到一点黄金，后来，直到一座每天有万千人来往的一座小石桥，忽然被人拆走，人们才知道。

## 生死锁(6)

陈长青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向巷子的两端看了一眼，巷口有人经过，可是并没有人走进巷子来。

这一次，陈长青也不那么紧张了，他知道，“要命的瘦子”，自然也在这小保险箱中，弄了花样的，但如果是用他的钥匙打开它的话，就不致于有问题。

所以，他插进钥匙去，才一插进去，小保险箱的门，就松了一松，陈长青拉开门，看到保险箱之中，是一大卷纸张，用红缎带扎着，红缎带大约有八公分宽，上面有着用黑丝线绣出的图案，那图案，看起来是一柄钥匙，只



我还没有开始看，陈长青道：“我一看完，就立好赶到机场，回来，找你。”

我把纸用手抚平，纸张是有着页次的，我自然先看第一页。

一开始，纸上就写着：

“我是一个职业杀手——‘要命的瘦子’，真正的名字——在求学时期一直在使用的名字，在受洗礼时长辈给与的名字（我还受过洗礼，想不到吧）。是安德鲁·赛亚格·西思。

在吉卜赛话中，是奇特出众的意思。我是吉卜赛人，祖先在东欧一带流浪，在我祖?阔庖淮 泼辣搅?美国，我自小在纽约的贫民区中长大，在贫民区中长大的人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十分懂得自己照顾自己，而又完全没有道德观念的束缚，因为贫民区根本和原始森林并无不同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

“朋友，当你看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职业杀手了——我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，那不必细述，而且，一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，过程一点也没有趣，十分沉闷。

“即使在成为杀后之后，我也没有放弃过各方面的学问的追求，因为我坚信，人要读书，一个读过书的乞丐，就比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乞丐好。一个读过书的职业杀手，自然也比没有读过书的好。

“人类的知识累积过程，相当奇妙，在知识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，就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新的知识，新的想法。开始从事杀手生涯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夺取人的生命之际，有一种极度刺激的快感——上帝创造生命，而我消灭生命，自己的地位，几乎与上帝对等，这可以使人得到极度的满足。但渐渐地，就想到了一些问题，最常想到的是：生命是什么呢？生命那么脆弱，一根细小的毒针，刺上一下，就可以令这个生命消失，而不论这个生命是伟大的或是渺小的。

“在杀手的武器之下，生命根本没有伟大和渺小之分，一颗子弹命中了太阳穴，不论这个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守门人，结果也就完全一样。

“又渐渐地，我开始思索生命的奥秘，特别是人的生命的奥秘。我既然那么容易可以令一个人的生命消失，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生命的奥秘的了，但是却大谬不然，越起越是不懂，到后来，甚至严重到了妨碍我的职业行动的地步了。

“当我把武器准备妥当，只要一个极小的动作，就可以令一个人死亡之际，我会问自己：我是生命的主宰吗？我有什么权利去消灭另一个生命？如果我有权消灭他人的生命，他人自然也有对等的权利，当他人要取我的生命之际，我是怎么想法呢？

“朋友，所以近几年来，我完全没有再接受杀人的委托，有几桩暗杀，算在我账上，只是因为杀人者的手法和我类似而已。

“所以，我并没有什么财产剩下来，你追寻的结果，不是金钱上的财产，如果这时，我再给你一柄钥匙的话，那么，这柄钥匙，是开启生命奥秘之门的钥匙，是人所能获的最伟大的钥匙。”

### 生死锁(7)

当我在迅速看着瘦子写下来的文字之际，陈长青也走了过来，在我旁边，一起看着。